

MOI, PHOOLAN DEVI,
REINE DES BANDITS

口述自传

强盗王后

璞兰戴薇

璞兰戴薇是当代最具传奇的人物，她的死，是全球媒体报道的重要新闻。谈论她的著作多得难以尽数。大导演卡普尔将她的生平拍成《强盗王后》，更使她名扬国际。这本血淋淋的著作，让我们得知一位极端破碎的女性的生命历程。



光明日报出版社

璞兰戴薇
蔡桂二译
(Phoolan Devi)著

MOI, PHOOLAN DEVI,
REINE DES BANDITS

口述自传

强盗王后

璞兰戴薇



璞兰戴薇 (Phoolan Devi) 著
蔡桂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强盗王后璞兰戴薇/(印)璞兰戴薇著;蔡桂兰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ISBN 7-80145-641-6

I. 强… II. ①璞… ②蔡… III. 璞兰戴薇 - 自传

IV. K833.5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078 号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63082436

新华书店经销

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2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7-80145-641-6/K

定价: 19.50 元

图字: 01-2002-5513 号

导 读

南方朔

本书主角，也是口述传记的作者璞兰戴薇（Phoolan Devi，1963～2001）已于 2001 年 7 月 24 日被仇家买凶行刺身亡，享年 38 岁。

她的死亡，不仅是印度的大事，也成了全球媒体报道的重要新闻，因为，她是当代最具传奇的人物之一。在印度，她是著名的“盗后”（Bandit Queen），谈论她的著作虽非车载斗量，但也多得难以尽数。有关她的电影，也有多部上演，1996 年国际知名的大导演卡普尔（Shekhar Kapur）将她的生平拍成完整版的《盗后传》，更使她扬名国际。她是印度的“种姓制度”最大受害人，也在印度“买卖婚”制度下受尽凌虐迫害，最后沦为女土匪，震动了印度朝野。根据印度官方的宣布，她的土匪帮一共犯下各种绑架勒赎、抢劫、杀人的案件等 70 余起，最后甚至当时的总理甘地夫人亦赫然震怒，下令清剿，但因始终无法缉捕到案，改为招安。她于 1983 年 2 月 12 日被招安投降，旋即入狱，1994 年 2 月 21 日获释，立即投身选举，当年即告当选为国会议员，1996 年落选，但接下来的后两次，她都顺利蝉联。她成立了一个“被蹂躏者救援组织”（Eklavya Sena），主要是协助贱民阶级的妇女。如此泪中带血，起伏波动的一生，不但是她个人的生命志，同时也浓

缩着印度妇女和整体社会的群体志。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士鲍（E.J. Hobsbawm）以研究土匪史闻名，他指出有一种“社会性土匪”，他们是铤而走险的社会被压迫者，成了土匪后，他们即打家劫舍，专门对付压迫者，劫富济贫。他们是社会正义荡然无存的时代里替天行道的人物。而戴薇的一生，可以肯定她即是这个时代已很少再有的“社会性土匪”。她被顽强的“种姓制度”和“买卖婚制度”寸寸进逼压迫，最后终于走上了女土匪之路。

我们都知道，今日的印度仍存在着已经三千余年的“种姓制度”，它原本根据职业角色而区分人群，最后随着社会本身的封建化，而变为一种世袭的身份阶级，由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大种姓所组成。而这四大种姓又有细部区分，戴薇所出生的，即是首陀罗里最贫穷，因而也是最下等的“马拉”阶级，它是印度“贱民阶级”（Dalit）的组成者之一，主要分布在贫穷的农村地区。据统计，这种“贱民阶级”在全印度有一亿六千万人。虽然 1947 年的印度宪法已给予他们自然权利，但僵化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习惯，使得他们实质的贱民身份从未被取消过。贫穷是他们的宿命，贱民们有三分之二不识字，一半以上是没有土地的农场工人或佃户，只有百分之七有水电可用。

由于贱民们乃是实质上最下等和最贫穷的阶级，因而印度宪法虽给予他们“人”的地位，但现实上，他们则是“非人”，不但别的阶级可以像古代婆罗门那样对他们任意宰割处置，同阶级里比较富裕的，也可以对穷的随兴凌辱。他们是人间食物链的末端，任何人都可以对他们凌辱。而非常不幸的是，戴薇即出生在这样的阶级里最穷的家庭。她的命运一诞生就已注定。

戴薇 1963 年 8 月 10 日出生于印度最贫穷的乌塔帕德斯邦，父亲是个贫农，一共生了五女一男，她排行第三。在印度，虽然法律规定女子 16 岁才能出嫁，但在贫下阶级的买卖婚恶习里，却经常是在此之

前即将女儿卖掉。根据戴薇这本自述，我们知道她的父母即是那种因为长期受人凌辱，因而驯化为懦弱好人的弱者，他们是受害人；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他们却又形同无法保护自己女儿的加害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戴薇的不幸遂更难避免，她 12 岁就被嫁给一个暴虐恶毒的丈夫，犹未成年就被丈夫的那根“蛇”所凌虐。她哀号、逃避、反抗，最后被丈夫抛弃。在印度，长期的种姓与性别歧视，已使歧视被法制化，受虐妇女的被弃不会有人去追究原因，她一定是错的一方，她也将成为家庭的耻辱。后来她回家后，又因为许多事情，被村委和村民轮暴，后来到了狱中，又被狱卒轮暴。看了这些令人无法可说的可怕场面，可以想像戴薇的过去是如何的破碎。

而后，她的坏叔叔怂恿土匪绑架及杀害她，但土匪之一的维卡发现她只不过是个小女孩，不但未加凌辱杀害，反而保护她，将另一匪首杀死。此后她即成了维卡的妻子和土匪帮成员之一。接着他们被出卖，维卡死亡，她被轮暴后幸而脱逃，重组之后为夫报仇，成了“盗后”，不断的打家劫舍，将劫掠所得周济穷人，由于作案太多，印度总理甘地夫人下令追缉，她在逃过千余警察的围剿后，率众避入邻近的马地亚帕德斯邦，在当地邦政府的一个高级警官穿梭之下，警匪双方谈判，她愿意以服刑八年为代价换取弃械投降，于是，1983 年 2 月 12 日邦总理亲自出面举行弃械投降仪式，她也未经正式审判即入狱，这时她才只有 20 岁。但她入狱之后，当地政府却违背了只让她服刑八年的约定，她在监牢里一蹲就是 11 年。

然而就在这 11 年里，当地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极大变化。由于该邦贱民阶级自觉意识渐增，“贱民党”（Samajwadi）遂快速崛起，1993 年 12 月的邦议会大选，该党席次由原来的 12 席暴增为 67 席，它和结盟的共党及社会党，在 425 席里过半，取得执政权。这是贱民阶级首次在印度政治史上扬眉吐气，早已成为传奇人物的戴薇，当然也就成了被关注的焦点，要求释放的声浪升高。于是，1994 年 1 月，三党联

合政府甫一形成，邦总理即宣布“她受的苦已够多了”，2月18日她从监狱获释，监狱门口迎接她的是数千名贱民阶级代表。

出狱后，她成了“贱民党”重大的政治资产，一名高级党工娶她为妻，而她也代表该党角逐当年的国会议员，一举成功。但她的首届任期实在表现不佳。她虽然进修，但仍然识字不多；出身贫下且又沦为过盗匪的她初次发迹，难免有补偿式的心理与行为，喜欢穿着华丽的衣服招摇，因而她的连任遂告失败，但1998年及2000年两次选举，她在自求改变后却都顺利当选。

然而，尽管她脱离了苦难，她那段盗匪岁月并未完全过去。她被关11年，那是政治招安所安排的惩罚，未经任何审判，因而当年政府指控她的70余项罪名，在法律上无法销案，尤其是她当年为夫报仇，曾将出卖并杀害其夫的那个村庄里22人杀害，这些人的家人亲属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因而在过去数年里，这些人一直要求对她的案子重新审判，这是政治与法律纠缠的难题，后来打成宪法官司，但被搁置。那些人无法将她诉诸法办，就决定私刑解决。2000年底她得知这个消息，要求印度政府准她持有枪支以资自卫，但因她曾是女土匪，政府为避免惹起公议，拒绝了她的要求，因而使得两名凶手得以顺利下手成功。她那传奇但又有争议的一生，也就这样匆匆的结束。

戴薇这本自述的传记，由她的出生写到从狱中获释，可算是她的前传。这是一本血淋淋的著作，除了让我们得知她那极端破碎不幸的生命历程外，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能够借着这本著作，对我们并不熟悉的印度多了一个理解的通路。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神秘之国，加尔各答、孟买、德里、新德里等大城，固然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它的整个内陆，实质上却是一片黑暗，土匪遍地。在当代印度的盗匪史里，戴薇以女性而沦为“盗后”，使她成为传奇人物，但她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盗匪。就在她遇刺身亡后，印度官方已强化侦缉围剿，要把30年来最大的匪首维纳潘（Veerappan）及其党羽逮捕归案。维纳潘被认为

是当代最大的盗匪，以印度南部为活动范围，他涉及一百多起杀人案和各种大规模的盗林及盗猎大象等行为。他作案 30 余年，戴薇与他相比，只能算是小巫。

200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波尔（V.S.Naipaul）乃是印度裔的英国人。他后来重回印度考察，到了最穷地区之一的比哈尔邦。在这里，他亲眼见到了土匪遍地的情况，他称之为“百万人哗变”的乱局。任何社会都不会有人愿意过刀口舐血的土匪生活，因而土匪里有一大半都与社会条件有关，没有希望的贫穷与压迫，再加上社会失控，土匪就会像野地里的草木一般冒出。从戴薇的自述中，我们也了解了印度为什么会产生土匪的原因。

而所有的自述和自传，都必然会有刻意的选择性强化与选择性避重就轻。在这本充满自身的血泪的著作里，我们看到了她的受苦，以及不时闪烁而出的受苦智慧。例如当我看到她说“变成石块的女人不能结婚，因为男人使她变成了石头”，就不由得为她那经历过受苦而凝炼出的智慧赞叹不已。但当她叙述到为夫报仇一段，则显然的有所节略。过去十余年里，我一直注意她的消息，并读过许多来自印度的报道，那些报道都说，她为夫报仇时率众攻入那个村落，捆绑了 50 多人，而后押往河边，以处决方式行刑，有 22 人被射杀，其余幸而得免。这是她当土匪的另一面，但在自述里这一部分却被故意模糊掉了，而她刻意闪避的原因并不难理解——那 22 个人的家属亲友一直在为此案奔走诉讼，戴薇对此案如果说得太翔实，即难免可能不利于己。这或许是我们读她的口述传记时，在同情中也不能不有所警惕，并替更多人悲怜的原因。

戴薇的自述，有一大半是在替“好土匪”与“坏土匪”做出区分，并企图将自己定义为“好土匪”，这实在是个千古难题，不会有真正的答案。土匪，尤其是社会性土匪，乃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似乎难以避免的一种经验，从古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在《众生

录》里谈到女土匪斐娅（Phaea）起，土匪的故事即罄竹难书，罗宾汉这个土匪则成了传奇故事里的“侠盗”。而我们由梁山泊好汉的故事，以及古代的各种绿林山寨，早年台湾其实是个海上土匪窝，以及民国初年大陆各地的土匪满地等事迹，也对土匪并不陌生。如果熟悉美国历史，或许会发现，它在 19 世纪即土匪遍地，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依然土匪猖獗，早年联邦调查局的首要任务，即是在缉拿土匪。而非常吊诡的，乃是几乎每个社会，都对土匪，尤其是社会性土匪有着一份相当暧昧的感情，不会简单的视之为坏人，而一般都将他们放在正邪之间的良心灰色地带，让他们成为传奇或某种浪漫式的异形人物。这种暧昧的感情代表了什么？——是我们对不完美过去的一种哀悼与怜悯？或者是自己内心无政府浪漫情绪的一种寄托和乡愁？甚或这代表了我们要借着同情这种人俾表达我们对现世的不满？

而这是没有答案的难题。但相信所有读完这本书的人，心里一定会想到，土匪的形成有着那么多血泪织成的故事，不会有土匪的社会或许才是真正应追求的目标吧！

是为序，兼导读。

出版感言

贝尔纳/费舍

要求一个目不识丁的人整理自传是个挑战……

慎重出版文盲的作品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1994年2月，璞兰戴薇被释放出狱。我深深地被她的传奇生涯所吸引，但她的故事我却是从别人口中得知。我突然有一种想法：想亲自听她叙说自己的故事。

璞兰躲在新德里北部。警察同意日夜不停地保护她：不少人希望能和她见面，有些是为了感谢她或崇拜她，有些则是她的死敌，一天到晚威胁要置她于死地。

头几次会谈中，我们先向她解释什么是一本书。她惟一认识的书是《罗摩衍那》(Ramayana)，孩童时期及几年后在丛林里听说过的英雄史诗。我们试着向她解释，亲耳听她叙说自己的故事和从别人口中听到她的故事不同之处在哪里。她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但我们告诉她这本书将如实记载她的亲身经历及回忆时，她终于知道这是个“天与地的区别”。

璞兰终于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第二年夏天，她向我们的国际部发行人苏珊娜莉亚几天几夜地讲叙她过去的生活，我们用录音带录下来。

我们笔录下来后共有两千多页，经玛莉德拉丝可妮及保罗涵巴里两位作家的细心整理，终于以一本自传体出版了。

1995年8月，我们在璞兰面前念了为她写的自传，如此她可以对书中的不实之处做修改更正，在每一页签上她的名字——她只会写她的名字。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往返印度八趟，在新德里度过了三个月……

这可能是出版界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和璞兰的亲身经历相比，这些根本不算一回事。在她所遭遇过、所承受过的苦难后，实在应该给她一个机会做个毫无保留的陈述。

前 言

璞兰戴薇

我是个文盲，以下是我的故事。

人们讲很多有关血腥、罪恶、绿林女盗璞兰戴薇的故事，这些故事对我生活的描述都是不真实的。

许多人讲过我的故事，但从来没有人让我讲话。很多人破坏我的形象，好像我不存在，我是一个不值得尊敬的造反小土包子。

今天，轮到我说话了。这本书记载了我所说的，它对璞兰戴薇的描述完全符合实际。只有我一人知道被毒打的滋味，也只有我一人尝过报仇后的快感……

我一辈子一直向上帝提出同样的问题：“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否为了受苦受难？是否为了当奴才？上帝呀，为何我不生为畜生呢？”

在印度的社会，畜生是自由而且受到尊敬的。甚至在马路上游荡的野狗遭遇也比我强。

如果我生为男儿，就不会有这种悲惨境遇。我因生为女儿，身心遭受蹂躏、摧残。我不向这种命运妥协，所以反抗。

我惟一尊敬的驯服我、爱我的男人，他在我的眼前被暗杀。他告诉我，我们的国家叫印度，它的土地不只是到河岸那边，他还说，种

姓制度下，没地位的下层阶级一样有权被看成是人。

他死后，我不再抱任何希望。惟一的出路、惟一的生活目标就是反抗、报仇。我想成为打败所有魔鬼的女战神，难近母（Durga）。我一人单枪匹马独行，绝对不后悔。

现在我明白我不是畜生。本来比狗还不如，现在我成为“王后”。本来我早就该死，但现在还活着。

这是第一本由我这阶层女人写的书，向所有被歧视、可怜的人伸出援手。希望和我有相同命运的人不再重蹈覆辙。

我希望这本书能和我一起消灭无知、打垮歧视和奴役，给难兄难妹，不幸、被剥削的人们勇气。

我在此大声疾呼，不管出身、阶层、肤色、性别，任何人都应该被尊重。

为了我，为了全人类，我要求大家互相尊重。

新德里，1996年2月

目 录

导 读	南方朔	
出版感言	贝尔纳/费舍	
前 言	璞兰戴薇	
01	碧绿的诞生	001
02	小河旁	010
03	古淑米的焚尸柴堆	019
04	被谋害的树	025
05	童年的回忆	038
06	谁的老婆?	046
07	身上长蛇的男人	057
08	重返地狱	066
09	沉睡	079
10	短暂的宁静	084
11	亚姆那的河滩	090
12	叛逆	098

目

录

-
- | | | | |
|----|--------|----|-----|
| 13 | 抗争 | …… | 106 |
| 14 | 不公开的罪行 | …… | 112 |
| 15 | 二度返家 | …… | 124 |
| 16 | 是的，先生 | …… | 132 |
| 17 | 无知 | …… | 138 |
| 18 | 塔吉和马拉 | …… | 146 |
| 19 | 落入罗网 | …… | 156 |
| 20 | 独眼龙的猎物 | …… | 168 |
| 21 | 爱情 | …… | 177 |
| 22 | 棍子的法律 | …… | 185 |
| 23 | 枪声 | …… | 193 |
| 24 | 女神 | …… | 204 |
| 25 | 红色史立涵 | …… | 210 |
| 26 | 追杀 | …… | 225 |
| 27 | 预感 | …… | 236 |
| 28 | 维卡之死 | …… | 248 |

29	蛇呀，你是谁？	259
30	男人的权力	264
31	维卡的世界观	272
32	伯麦伊村战役	276
33	名声	283
34	居罗里火并	289
35	土匪的孤寂	297
36	投降？	305
37	放下武器	316
38	特别营区	325
39	愿苦难母女神听见我的祈祷	332
	附录 印度的种姓制度	337

01 碧绿的诞生

我的母亲蹲在一堆牛粪前，用轻快熟练的双手将它揉碎捏成圆饼状，放在面前摆成堆，搁在田的另一头。几天前她做好的那一堆已经干了。这是很费事的工作，因为需要一个个地摆成圆圈状。我摆着摆着，一直到超过我的身体高度。之后，个儿比我高的大妹妹米妮来替代我。傍晚时，田地上到处都是和泥土一样颜色的成堆赭色干粪饼。

我们的手脚满是赭色粪土，它比蜂蜜还黏。我的家园也是赭石色。村庄是由村民亲手盖起来的，他们以同一个方式用黏土做成一块块砖石，像捏家家户户用来烧火取暖、给大地施肥以利黑豆生长的粪饼一样。

头顶着竹篮，我沿着河旁的陡坡走回家。小妹可蒂带着和我一样重的东西。院里，父亲在炉火旁等着我们做饭给他吃。鲁米妮正准备茶巴提斯（Chapatis 印度的不发面饼）。她洗净面粉盆，跪在地上用几根树枝点火，一双手放在膝盖上，低头吹旺火苗。她快要 16 岁了。

“璞兰，你拿棍子到哪里去？”

我没有回答父亲。院子在傍晚开始有了阴影。清晨以来，我一直思考一件严肃、重要的问题。

“爸爸，神在哪里？”

父亲的脸上总带着忧郁，他宽大的鼻子周围有两条很深的皱纹，皮肤黝黑，眼神忧愁。有时，他伸手抓抓脑袋，好像想驱散烦恼。

“璞兰，我的女儿，你想她在什么地方呢？”

“在树林里，父亲，我和可蒂去找她，带一根棍子驱蛇。”

我和妹妹跳过隔开房子、院子及水沟的矮界墙。母亲叫道：

“璞兰，去井里打水！”